◇铭心一刻

他路过我的中年

[淮安]李家军

去年十月,我在老家的高铁站遇到了周野。

隔着出站口的人流,他先认出了我。二十二年没见,他胖了不少,白头发从鬓角蔓延开来,拉杆箱上的托运单还没撕干净。我们对视了一会儿,才同时大笑起来,这笑声在周遭匆匆的人流里并不突兀。笑过之后,两个人反倒因这突如其来的遇见而不知该说什么。我掏出香烟,问了句:“抽一支?”他接过烟,才回了句:“到那边吸烟室抽吧。”

周野是我老街的伙伴,是我青春里最亲近的老邻居。那时候我们合骑一辆摩托车,他骑车,我坐后座——那个年代骑摩托车是很有面儿的事。冬天的风往脖子里猛灌,两个人冻得直哆嗦,却依旧觉得很酷,是那种只要风度不要温度的傻酷。我因为家庭原因,早早就上了技校,他坚持读到了高考。考完试那年夏天,我们在河堤上铺着凉席躺到后半夜,聊起对未来的期许和往后的打算。他说以后不管谁混好了都不能忘了彼此,我大声回应着,那是自然。那年我们说这话时的笃定,就像相信第二天太阳一定会升起来一样。

后来我一边上班一边读函授、考大学,他复读一年仍没考上,便跟着亲戚学电焊、修摩托车。再后来老街拆迁了,各自搬家隔得好远,我经历下岗去苏南找事做,他找关系进入工厂去上班。开头那几年我们还写信问候,唠唠叨叨说着各自的平凡日子,他总是言简意赅,一页纸写不满;我偏是啰啰嗦嗦,几页纸都不够。再后来有了手机,各自成家有了孩子,逢年过节才会发一条信息问候一下。再再后来,朋友圈里他给我点过几个赞。

人就是这样,走着走着关系就淡了,谈不上什么特别的缘由。他孩子办百日宴那天我在外地出差,就随了份子,人没到场。我父亲去世时,他托人捎来一千块钱,附言只有四个字:节哀,兄弟。我们最后一条消息停在三年前,是他发的一张照片,他儿子站在一辆新货车旁边。我回了句:“好啊,都开大车了。”他回复说:“混口饭吃。”

那天在车站,我们寒暄了十几分钟。他问我在哪上班,我报了单位名字,他点点头,其实那单位是做什么的他也未必清楚。我问他还干电焊吗,他说腰不行了,改开车了。之后两人又续了一支烟,在烟雾缭绕里沉默着,有一句没一句地闲聊。他看了眼手机,说车快到了。我说那你赶紧,照顾好自己的身体。他说好,改天聚,到省城找你。我说行。

我们都知道,这句“改天”不知道是哪天哪日。

他拖着行李箱进了闸机,没有回头。我也没站在原地目送,转身匆匆往停车场走。路上我忽然想起,当年在河堤上也是这样——话说完了,天快亮了,就各自回家睡觉,谁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妥。

人到中年我才慢慢咂摸出来,朋友走散,大多是现实的脚步不同了,境遇各自不同,方向也就不一样,走着走着路就分岔了。他要守他的货车,我要还我的房贷,大家都有各自的日子要奔。少年时以为“一辈子”是承诺,后来才知道那不过是当时的一句真心话。真心话说完,路还得各人走。

我不遗憾。想起周野,我最先记起的是那辆摩托车,后座兜着的风,还有年少时四季更迭里的相伴。一个人肯在你生命里陪你疯过几年,把那段路照亮过,就够了。灯暗了,未必是谁摔的,是现实有手电筒、有手机照亮了,又有许多你我他该起床干活的生活在召唤着。

那日在吸烟室,听说他去年添了二胎,车贷也还得差不多了。这就挺好。



扫描二维码,敬请关注本报副刊公众微信号“B座西窗”。投稿邮箱:yzwbfanxing@163.com

◇生活空间

茧

[苏州]老娜

女儿练古筝第二个年头,左手食指侧面结了一小块茧。米粒大小,稍微有点硬,她没事就去摸,像摸一颗长错地方的牙。

刚发现那会儿,她有点慌,跑来问我是不是病。我说不是,是练出来的。她问,练出来的是什么意思。我想了想,说:“你按弦按得多了,手指头自己长出了一块盾牌。”她很高兴,第二天便拿去给老师看。老师说,茧长在这个位置,说明按弦的位置是对的,平时也没少练。

那天晚上,我试着让AI生成了一份《渔舟唱晚》的古筝谱。我现在的活儿,大半会先丢给它:找资料、出主意,甚至把一句话摊成一版方案。它不会累,几秒钟就能给出好几版。

很快,屏幕上出现了一份谱子,一行一行,连刮奏和装饰音都标了出来。我陪女儿练了两年琴,刚开始还能认得不少符号,后来渐渐与它们“形同陌路”,只觉得它们排列得整整齐齐,很像那么回事。

我把手机立在琴头。女儿低头看了一会儿,照着弹了几句。旋律听起来是顺的,节拍也齐整,却和老师教的那一版不一样。

她停下来,把手机推还给我:“这不是《渔舟唱晚》。”我说,上面明明写着呀。她想了想,换了个说法:“反正不像。”

她今年八岁,不清楚什么版本、编曲,却认得自己练的曲子。她把老师发的谱子翻出来,将琴凳往里挪了挪,从头弹了一遍。弹到第三句第二小节,她慢了半拍。

就是那半拍。

她换指时,食指上的茧蹭到了旁边一根弦,带出一点闷响。她没有停,接着往下弹。那个音不算干净,却让我忽然听见了曲子里的一只手。

AI生成的谱子也能弹,也许还挺顺。可它不知道,老师为什么总让她在这一句收一点;不知道这双小手在这里按过多少回;更不知道她慢掉的半拍,是因为手指疼,还是因为听见窗外下雨,又或是想起老师上周说她这一段弹得太急。

她自己大概也说不清。可正是这说不清的半拍,让这首曲子有了她的样子。

我妈跟我们住,帮忙带孩子。女儿练琴时,她常在旁边摘菜、削苹果,一天要看见那块茧许多回。

有一次女儿又摸着手指,我妈说:“这有什么。”她把手伸出来,手心向上,手指与掌心交接的地方,也有几块旧茧。她二十出头进老家的丝厂做挡车工,一直干到五十岁退休,后来又被返聘了两年。

不过,那些茧并不是在丝厂里长出来的。为了多挣一点钱补贴家用,丝厂下班以后,她常和相熟的同事去螺丝厂打零工,搬螺丝;有时也去服装厂,缝纽扣、修线头。白天围着机器转,下班后再去做这些零碎活计。手上的茧,在那些年月里一点点磨出来。

女儿凑过去看了看,说:“外婆的手好粗。”说完便跑回房间,继续练琴。

我坐在客厅里想,这两块茧,一块是按弦按出来的,一块是在螺丝、针线和一家人的生活里磨出来的。隔着几十年,长在不同的位置,摸上去却差不多。

女儿天天看得见外婆的手,却还是先看见了自己手上的那一块。房间里,女儿又弹到第三句第二小节,依然慢了半拍,也依然带出那声轻轻的闷响。客厅那头,我妈正在削苹果,刀子有些钝,她一下一下地刮着。

如今,我一天里大半的活儿都会交给一个不会累、也不会疼的东西。可那几分钟里,我心里想的只有一句:

慢一点,别急着把那块茧省掉。

◇尘世写真

“捉老虎”

[大同]许海龙

唢呐一响,村口的场院就拢起一堆人。天黑透了,鼓匠坐条凳,铜锣支在脚边。女人抱着娃子挤在前头,老汉蹲墙根抽旱烟,围了半圈的人群没人说话,都在静等着开锣。

对台鼓是晚上才有的,两个班子分坐东西,中间空一丈地。鼓声先起,闷闷地擂,铙镲跟着劈开夜色,一下一下的锣声接进来,尖又亮,往人耳朵里钻。三通鼓罢,全场蓦地安静下来。

就听见一声唢呐,从东头挑起来。那是“捉老虎”,鼓匠的说法,老虎藏在唢呐里,要把它捉出来。吹唢呐的站起身,鼓着腮帮子,一口气拉得又长又稳。指头在杆上翻飞,快得看不清,音孔一个个按住又松开,声音成串地往外蹦,急促紧凑。锣鼓在旁边催,一声紧似一声。吹的人额角渗汗,鼻翼翕动,腮帮子鼓成两个包,就是不撒口。看的人屏住气,娃子张着嘴,指头都忘了啃。老汉烟锅子熄了,也没顾上点。

真正的狠活在后面。吹唢呐的腾出一只手,把唢呐杆从哨子上拔下来,只剩一截哨子含在嘴里,声音细了,却不断。他把杆子横过来,用指头弹,用掌沿拍,那杆铜头管发出笃笃的响,和哨音错开。接着他把杆子也拿开,单剩那只铜碗,攥在手里。碗子贴着嘴,声音从碗里滚出来,又闷又厚,贴着地皮走。他把碗子举过头顶,碗口朝天,声音往上蹿,冲进夜里,惊起树梢早已归巢的麻雀。再一翻手,碗口朝地,声音压下去,钻进土里,闷成一声叹。

一只唢呐,拆成三段,哨子、杆子、碗子,各吹各的音。中间没有一声断开,气息始终不断。鼓匠管这叫“抹碗子”。旧时候,这手活儿不会,就甭想在行当里站住脚。师傅教徒弟,先把唢呐拆了装、装了拆,吹到手指起茧,吹到腮帮子漏风,才算摸着门。

吹到最紧处,两个班子开始斗。你吹一段,我接一段,谁也不让谁。锣鼓越擂越急,铙镲越拍越响,场上的人眼睛都直了。就听“啵”一声,东头那位的碗子飞出去半尺,人却一步没动,嘴里那口气还在吹,声音还稳着。西头那位不服,把碗子往天上一抛,落下时稳稳接住,照样贴在嘴上,全场炸开一声好。

那年月,村里没电视,收音机也不是家家都有。二人台农闲才演几场,一年到头,就这点热闹。谁家打发老人,三里五村的人放下白天的活计,吃罢晚饭,结伴而来。场院里站满人,墙头上趴着半大小子,屋顶上还蹲着几个。老人出殡,吹鼓匠是儿女的体面,也是这方水土欠死者的一份送行。不问寿数,鼓匠都得请,八十往上叫喜丧,唢呐吹得也欢实些,像是替老人把最后一程走得热闹。

散场的时候,人慢慢退去。灯熄了,场院空了,只剩铜锣立在条凳上,被月光照出个圆。唢呐的余音还留在耳朵里,嗡嗡地响。走夜路的人,脚步轻快,谁也不说话。

后来,办喜事渐渐不请鼓匠了。只有丧事,还认这个理。唢呐一响,仍是那一套——对台鼓、捉老虎、抹碗子。只是听的人,一年比一年少了。

风从北梁上吹过来,把最后一声唢呐,送进苍茫的黄土里。

◇闲情偶寄

天空

[南宁]何小琼

城市的天空大多是灰蒙蒙的,成卷的灰云一团团挂在天边。要是天空是灰色的,有时会让人心情压抑。居住的楼在小区的一栋一栋之间,天空的能见度便更少。我住的这栋楼,恰好走出阳台,目之所及,离高楼挺远。不远处是高铁路,再过去是宽敞的马路。

晨曦初起时,如果天空晴朗,会是湛蓝如水。时值秋日,难得没有一丝白云,那种空灵的蓝,蓝得透彻,也蓝得温润柔情。桔红色的光线是太阳的光芒,明晃晃地从一栋大楼旁边探出,调皮可爱。升起的太阳像一位将军,将要巡视天空,散发着威严。阳光灿烂的天空给予我愉悦的心情。站在阳台,远眺蓝天,九里香的香味,茉莉摇曳的风姿,还有月季倾情盛开,似乎也和我一样,喜欢这晴朗的天空。

不过,城市高楼毕竟多,遮挡了更多晴空。有的是已经售出的商品楼,有的是刚峻工,正挂着售卖的广告横幅。楼,一座比一座高,成了巨人,远远看,当真是顶天立地。而天空的位置在“缩小”,高楼再高,也高不到能遮挡天空,但的确是一座座拔地而起的楼,实在扫了欣赏蓝天的兴致。

天空多变,秋雨时常光顾。云变得灰蒙蒙。还有黑云滚滚而来,空气闷热,预示着雨的到来。空中降临的雨丝丝缕缕,飘落无声。渐渐地,雨密密集集,笼罩万物。还是小时候的天空好,我对自己说。

小时候,家住在一个离小镇不远的山坡。视野开阔,站在家门口,因为地势颇高,便生出一览众山小的豪爽。碧空如洗,是那种纯净的蓝,蓝得没有杂质。还有淡淡的云,像一层薄纱,平添几分趣味。

家附近是飞机场。时常有客机或者战斗机起飞升空。轰鸣声音不一样,客机温和,发出喑哑的轰隆声,徐徐升空,像一只大鸟从低处往天空飞。战斗机发出尖锐响亮的声音,轻盈直冲天空,尾巴拉出一条长长的白线。这时的天空很精彩。客机继续保持稳定的速度,在天空飞翔;战斗机保持着战备状态,以天空为演练场,缓慢有序演示着各种技巧。

我和小伙伴们都喜欢仰望天空,从小习惯聆听飞机的声音,能很快分辨出是客机还是战斗机。当辽阔的天空不再静谧沉默,我们的欢乐可想而知。

8岁那年,远方的姑妈来看望我们。她很喜欢家里清新的空气。只是看到每天不定时在天空飞翔的客机和战斗机时,眉头会皱起来。有一次姑娘问母亲:“白天和夜晚都有飞机,声音这么大,在这里住能睡好觉吗?会影响孩子们吗?”“不会啊,听不到睡不着。”我们三姐弟抢着回答。怎么会嫌弃空中的飞机?那是多美妙的存在,那辽阔的天空,可以让我们尽情仰望飞机的风姿。

岁月流转。天还是那片天,湛蓝时依旧是沉静温润的模样。飞机依然在飞。长大后我到了城里,同一片天空,视野却小了。高楼装点了城市,也限制了我仰望天空的视野。飞机从高空经过,看到时总是夜晚,那闪烁的灯曾经是那么熟悉。

回不去了。天空没变,变的是我的心境。